

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，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，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，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，在这里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，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，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，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；在这里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，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有人说：湘西在沈从文的书里，在黄永玉的画里，在宋祖英的歌里……广袤的湘西就像一本书、一幅画、一支歌，有着神秘的吸引力。不过依我看，应该再加上一句，湘西在古丈黛帕（苗语：姑娘）的茶里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，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台报》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，《芒果画报》主编，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，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调，诚恳，美丽”，他用三个词语形容她，停顿两秒后用力补充：“不忘本！”

宋祖英调到北京后，曾自筹资金、自带团队义务宣传家乡茶。1996年，她回乡拍摄音乐电视《古丈茶歌》，“绿水青山映彩霞，彩云深处是我家，家家户户小背篓，背上蓝天来采茶”，从此这支茶歌带着古丈

茶走出湘西，走向全世界。

她曾在一次晚会上动情地说：“古丈是我的家乡，古丈茶是我的最爱，喝着它我从家乡走向北京，又从北京走向世界各地。不论在哪个地方，古丈茶一直是我的骄傲和光荣。”家乡父老听到后热泪盈眶，更有此人称赞她是“用歌声感恩的宋祖英”。

某年烟花三月，我循着一缕茶香来到小城古丈。古丈城真小，一根旱烟绕全城；古丈人真少，这边呼来那边应。早春茶园，烟雨如画，黛帕们胸前挂着圆圆茶篓上山了。她们尖尖的指头在叶间翻飞起舞，一根根芽头也在圆圆茶篓里跳跃、舞蹈，笑声在苗岭回荡。一斤干茶要采6万个芽头，黛帕们却把这辛劳当成最大的快乐。她们对着茶山、对着绿水、对着山那边的采茶小伙唱起山歌，像云雀在溪头清脆鸣叫，又像含情的布谷对着爱侣娇嗔。爱情在阳光下传递，温馨热烈。

如果说她们放射的是朴实热情的一面，那古丈黛帕还有果断坚毅的另一面。

慧子回古丈创业已经三年了。朋友们皆不理解她为何放弃长沙如日中天的工作，执意回乡做茶。直到有一次，她带着她的手工茶来长沙，当她屏住呼吸徐徐地沿着茶碗注入70度的开水，她嘴角上扬，眼神里全是温柔，我顷刻理解了她的选择：她已经通过茶找到了曾经的自己——那个无拘无束肆意欢笑的小城姑娘，这是她在城市奋斗多年后曾经丢失的身份。

慧子说，乾州古城里有一台湘西原生态节目《格朗渡》，包含有毛古斯、辰河高腔、土家族哭嫁歌、

巫傩绝技等多种民间祭祀歌舞。一个普通的上午，她坐在戏院里静静听完全场。剧终时，当七旬老人率领所有演员低腰致谢时，她再也控制不住泪水……她想起自己的外公，一位湘西渔鼓传承人，外公曾说：“一辈子都是病来缠着我，我缠着戏。我活到一百岁，就唱到一百岁。”

何不用下半辈子做好这一件事，挖掘民间艺人身上所承载的中国民间文化？这个想法瞬间点燃了她，她制作古丈手工茶，创办“心手合一”项目，发起“向民间艺人致敬”的公益活动，同时寻找非遗与现代社会的商业空间，天天生活在兴奋和昂扬中。

慧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。古丈还活跃着一批美丽智慧的苗家女企业家，她们在牛角山、古阳河、双溪乡，将一座座山岭种上茶园，远远望去，峰岭是茶，山腰是茶，河谷是茶，狭坪是茶，东西南北到处是茶……

古丈毛尖的店铺很快在全国遍地开花。

某年4月，我在古阳河茶业的长沙高桥店观看苗家茶王现场炒茶，一个美丽的黛帕端坐茶台。她将一撮细细嫩嫩的古丈毛尖轻投杯中，一根根茶头像古典的青衣女子，时浮时沉，如娇似嗔。慢慢地，她们竖立起圆直的身子，坚定地挺立在水中，不再犹豫。一缕茶气袭来，顿时清香袭人，胸中积气抛至九霄云外。

在这一缕古丈茶香里，我分明品味到苗家黛帕的迷人气息。初品，天地一派正气，清新淡雅；细品，如茶之余韵，悠长恒远，绵绵难忘。

编者按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，她们的生活如何？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，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？为此，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，讲述中国女性，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“美漂”梅花买床记

梅花曾经有一张又大又柔软的床，那是她和丈夫结婚时一起买的。但是她在那张床上享受了不到三年，便离开了丈夫，独自一人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。



枫雨

原名姜宇，北京出生。宋代词人姜夔第24代。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，美国教育技术学及图书馆信息学双硕士。出版散文集《思念的季节》，长篇纪实小说《小女人闯世界》等。

起睡在那张不新的床上，让她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家的滋味。

半年后，丈夫辞掉了国内不错的工作，来到梅花身边。他们在那张旧床上，又开始编织新的梦想。

翌年，梅花搬到了康州。丈夫在读书，她还没有找到工作，生活拮据，租了一间厨房和卧室连在一起的单间，又去了旧货店，买了一张床垫。美国的床有国王号、女王号……梅花买的是国王号的，可这是一

个又老又破旧的“国王”，弹簧有的地方都坏了，床面也有一道道的皱纹和老年斑。有一天夜里，睡着睡着，梅花忽然醒了，借着月光，她看到一只蟑螂正在床垫上迅速爬向老公的大腿，梅花“嗷”地一嗓子，“腾”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，一把把老公给揪到一边。男人吓了一大跳，是被梅花吓的，当他明白怎么回事时，蟑螂已经跑得不知去向。老公一头又躺下，蒙头大睡，一边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大半夜你撒什么癔症！”说完，又打开了呼噜。

梅花惊魂未定，后半夜都睁着眼睛。第二天她才发现，在所谓的厨房里，打开壁橱，就能看到有小生命四处乱窜，敢情他们不是这里唯一的住户呢！梅花想起朋友给的一瓶房间清新剂，就用它到处喷洒，还真管用，一天后，再没看到其它住户了。那段日子，是梅花来美国后最艰苦的日子，可她却觉得苦中有乐，在那张老国王的床上，她又感受到新婚的滋味。

就坐在那张床边，梅花接到面试的电话，谈了一个多钟头。几天后，两个人“忽哟嘿哟”地把“老国王”扛到了垃圾箱，然后开着他们的福特小车，装上全部家当，搬到了新泽西州。

生活一点点好起来。梅花租了一个地下室，这回不用自己买家具了，房东有现成的。虽然是旧的，不知睡过多少住户，可毕竟那是一张床呀！有铁架子，又有垫子，虽然小点，虽然软点，老公睡了几次就腰疼，可毕竟又回到了真正的床上！两年了，两年梅花没有睡过床，都是放在地板上的垫子，现在，又睡在床上了，当她又躺在“吱嘎”作响的床上，不禁感慨万千。地下室很冷，房东却很抠门，暖气开得很低。

两人蜷缩在床上，盖上所有能盖的被子、衣服，

还冷！他们向房东提意见，希望能把暖气开大些，可房东说，还是稍微冷点好，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，也不容易感冒。你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我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呢？我觉得已经挺暖和啦！

说不通，只好另想办法。梅花偷偷买了一个加热暖气，通上电，“呼呼”往外吹热风。嘿！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！可第二天房东就发现电表飞转，立刻问梅花有没有使什么电器？梅花立刻否认。房东嘀嘀咕咕地走了，一脸狐疑。梅花学聪明了，晚上趁睡觉前，开一会儿电暖气，这样小屋子慢慢就有了温度，睡时再关上。早晨出去上班上学，就把电暖气藏在床底下。由于这个床很矮，加之地下室昏暗，房东即使来搜，也不会查到的。就这样，梅花在那个地下室卧室里度过了在新泽西的第一个冬天。

冬去春来，丈夫毕业了，工作了，梅花租了一套一室的公寓。恰好一个朋友买了房子搬新居，把一套四成新卧室的家具都处理给了她。有床，有穿衣镜，有柜子，有床头柜，都是百分之百木质的。梅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，高兴极了。刚搬进去的第一个晚上，躺在“新”的床上，梅花怎么也睡不着，觉得就跟外出旅游住旅馆似的，兴奋得辗转反侧，老公又说她闹耗子了。

现在，梅花已经有了孩子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买了一张大大的床，床上还有四根柱子，她把它们装饰上纱帘，真有股国王的尊严呢！这是梅花买过的第二张新床，虽然仍是中国制造，却是买得最贵的床了。这张床实在是太大了，梅花把从国内带来的原来的床单铺上，却罩不住。梅花又想起了她在国内的那张床，那张只伴随她很短时间的新婚的床。她突然又找到了那时的感觉——崭新，充满希望。